

瓦西里耶夫小说选

**不要射击
白天鹅**

李必莹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瓦西里耶夫小说选

不要射击白天鹅

李必莹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
НЕ СТРЕЛЯЙТЕ
В БЕЛЫХ ЛЕБЕДЕЙ

不要射击白天鹅

——瓦西里耶夫小说选

责任编辑：郭锬权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6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1.75 印数，1—31,900

统一书号，10109·1728 定价，1.10元

作 家 简 介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是苏联当代誉满文坛的新秀。苏联文学评论界是这样评论这位擅长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家的:瓦西里耶夫是战争小说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这个新浪潮的特点是把描写对象从指挥员转到普通战士身上,从宏伟的战争场景转移到战士的日常生活和思考。评论家认为瓦西里耶夫的战争题材小说首先响应和适应了新的文学要求,是最早感觉到年轻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读者的特点及其需要的作家。

瓦西里耶夫生于一九二四年。父亲参加过国内战争,是红军骑兵部队中的指挥员。瓦西里耶夫回忆往事说:“我的整个童年是在马刺的响声中度过的。那时一些年轻的军官们、国内战争的剑客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日到我家作客。”这一切使作家从小就熟悉和热爱军人生活。一九四一年卫国战争爆发了,十七岁的中学毕业生瓦西里耶夫立即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抗击法西斯侵略者。他参加了共青团驱逐机飞行中队同德国法西斯的空降部队作战,后来又在被包围的斯摩棱斯克的森林里作战。这段艰难的战争经历对作家后来的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颇为感慨地回忆说:“战斗在森林里,既没有战线,也没有后方,这一些我是如此熟悉,因此

方能写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未列入名册》。战争结束后，瓦西里耶夫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八年毕业于装甲兵军事学院。一九五二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作家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使瓦西里耶夫崭露头角并一鸣惊人的著名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发表于一九六九年。作家现兼任苏联大型文学刊物《青春》杂志的编委。

我社编辑出版的《瓦西里耶夫小说集》为上下两册，蒐集的作品有《不要射击白天鹅》、《最后一天》（上册）、《依万洛夫快艇》、《遭遇战》、《未列入名册》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下册）。其中的后两种书已由我社出版过单行本。上述作品代表了作家的主要创作风格。在创作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的同时，作家还深入地观察和研究了苏联社会生活中出现过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写出了许多立意新颖、风格明快的作品。

《不要射击白天鹅》是一部题材别致的小说。作品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题，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写了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给人以深沉的思考和启示。《最后一天》则以细腻的笔触刻划了一个忠于职守的民警，他把生命最后的瞬息献给了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安宁。这对我国读者无疑将有莫大的教益。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主要人物表

叶戈尔·萨韦利伊奇·波卢什金（叶戈鲁什卡）

——木工，勤杂工，护林员。

哈里季娜·玛卡罗芙娜·波卢什金娜（哈里娅，季娜，季努什卡）

——叶戈尔的妻子。

尼古拉·叶戈雷奇·波卢什金（科尔卡，科利亚，科柳什卡）

——叶戈尔的儿子。

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布良诺夫（费佳，费坚卡）

——护林员，叶戈尔的连襟。

玛丽娅（玛丽伊查）——布良诺夫的妻子，哈里季娜的姐姐。

沃夫卡（沃瓦奇卡）——布良诺夫的儿子。

雅科夫·普罗科佩奇·萨扎罗夫

——游船码头主任。

诺娜·尤里耶芙娜（诺卡，诺诺奇卡）

——女教师。

尤里·彼得罗维奇·丘瓦洛夫（尤拉）

——新林务区长。

玛丽娜（玛丽诺奇卡）——女实习生。

奥莉娅·库济娜（奥尔卡）——女学生。

切列波克——工人，叶戈尔的朋友。

菲利亚——工人，叶戈尔的朋友。

作 者 的 话

我一走进森林，就感觉到叶戈尔仍然是生活在那里：在那白杨树叶不停的簌簌声中，在那青松的叹息声中，在那云杉树枝沉甸甸的摆动中，我在寻觅叶戈尔的踪影。

我终于在六月的赤松林里找到了他，一个永不疲劳的、永不忧愁的他；我在多雨的秋天遇见了他，严肃的、头发蓬乱的他；我在寂静的严寒中等待着他，沉思的、容光焕发的他。我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看见了他，既冷静又急躁的他，我总感到惊异，他怎么变化这样快，这变化既是为了别人，又是为了自己。

他的生活既是为了自己，又是为了别人，也是变化无常的。

整个生活也许就是变化无常的吧？这变化既是为了自己，又是为了别人吧？虽然变化无常，但是否万变不离其宗呢？我们尽管表面上仿佛或确实在变化，但内在的本质是否始终如一呢？

叶戈尔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不善于，也不打算装出另一副样子——无论是更好的样

子，还是更坏的样子。他的行动不受理性的控制，没有既定的目标，不是为了求得上司的表扬，而是受着良心的驱使。

——

小镇上，人们管叶戈尔·波卢什金叫祸星。过去，他的绰号叫“胜利者”，打头的两个字母什么时候丢掉的，已没有人记得了，反正是“胜利者”变成了“祸星”^①。连他自己的妻子，由于长期倒霉，也会用象蚊子嗡嗡缠人的声音一个劲地狂喊：

“唉哟，上帝呀！没见过的大坏蛋，中了邪的断子绝孙的祸星……”^②

只要有气力，她就不停地用同一个调子喊叫不休，叶戈尔痛苦地叹着气，十岁的科尔卡为父亲难过得躲在小板棚后哭泣。他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懂得，母亲是对的。

这些叫骂声常使叶戈尔感到自己有过错。不是理智上的感觉，而是良心的责备，所以从不争吵，只有悔恨在心。

① “胜利者”一词的俄文是，去掉前面两个字母，则变为“祸星”二字。

② 原文无停顿，似连珠炮出膛，以烘托人物性格。以下对话语气同。——译者注。

“人家男人多会挣钱，家里吃不光用不尽，人家的老婆象天鹅！……”

哈里季娜·波卢什金娜是扎奥涅日耶人，叫骂起来往往容易变成哭诉。她认为自己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受到了欺侮，那时醉熏熏的神父给她取了个使人伤心的名字，好心的女邻居们把它叫成了哈里娅，她们说：

“是我们的哈里娅吧，又在骂她的当家人啦。”

还有一件使她伤心的事，那是嫡亲姐姐（啊，她长得滚圆滚圆的，象个小木桶，确实是个小木桶！），亲姐姐玛丽娅象条白鲑鱼似地在镇上游来荡去，撇着嘴巴，翻着眼睛：

“季娜跟上那男人真倒霉。嗨，真倒霉，嗨！……”

当着她的面说的是，季娜的小嘴象鸟屁股，可是背着她却说，哈里娅的嘴巴大到了耳朵边。然而，就是这个亲姐姐怂恿他们到这个镇上来的。她逼他们卖掉房子，搬到这儿来受人家嘲弄：

“季娜，这儿的文化生活好，经常放电影。”

电影倒是经常放，但是哈里季娜从没去过俱乐部。家务事乱糟糟的，丈夫受愚弄，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穿。每天总是穿着那件衣服出门——叫别人都看腻了。可是玛丽伊查（所以她是哈里娅，而姐姐是玛丽伊查，原来是这么回事！）玛丽伊查有五套毛料衣服——两套呢的和三套针织的。去看电影有衣服，走亲戚有衣服，压箱底儿也有衣服。

哈里季娜感到高兴的似乎只有一个理由：有叶戈尔·萨韦利伊奇，一个可爱的丈夫。尽管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但却是合法的丈夫，是独生儿子的父亲。即便山羊用角撞伤了他，他还是能养家糊口，能干活挣钱。

顺便说说，他是玛丽娅的丈夫——体面人物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布良诺夫的好朋友。穿过两个胡同就是布良诺夫家的五面墙^①的房子。房子全是用打过戳子的圆木盖的，每根都一个样子，没有木节，没有剥伤。屋顶是镀锌的，亮得象个新桶。院子里养着两头猪、六头羊和一头叫佐丽卡的母牛。有这样一头产奶多的牛，家里一年到头就能过上温饱的日子。在屋脊那木雕的马头上还立着一只公鸡，栩栩如生。凡到附近出差的人都要来这儿看看：

“这是本地能工巧匠的杰作。想想看，只用一把斧头。象古时候那样，只用一把斧头就削成了。”

嗯，其实这个杰作与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安置在他家屋顶上罢了。公鸡是叶戈尔·波卢什金雕的。他有的是时间寻开心，可是一做正经事就……

哈里季娜常常唉声叹气。唉，死去的母亲没有好好地照管过她，老爹也没有好好地关心过她！否则，你看，她就不会匆匆忙忙地嫁给叶戈尔，而会嫁给费奥多尔，过皇后般的生活了。

当这里成天只听到树木沙沙作响，还是一望无际的林海的时候，费奥多尔·布良诺夫就到这儿赚钱糊口来了。那时候生活很贫苦，人们拿累进计件工资，兴冲冲地砍树，干得可欢着呢。

建起了小镇，拉来了电线，又有了自来水。可是，铁路支线一铺到，周围的树林也就被砍个精光。那个阶段的生活可以说是超越了人的意识，在已经终日奏乐的赤松林的残迹上，出现了一个舒适的、谁也不需要的小镇。只是在靠近黑

^①五面墙的房子：用主墙将屋隔成两部分的房子。

湖周围还剩下最后一片林带，州行政当局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宣布为水土保持林，砍伐木材的活儿这才停了下来。最现代化的锯木厂和木材转运站既然已在镇上建立了，所以现在木材就特地往这儿运。运来，卸下，锯好，又装车运走。昨天的伐木工变成了装卸工、起重机下的挂货工和锯木厂的工人。

这一切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早在一年前就准确地向玛丽伊查预言过：

“玛丽娅，累进计件工资会完蛋的，很快就没什么好砍了。趁锯子还在耳边响的时候，赶快找点什么合适的事做做。”

果然找到了：在黑湖边最后一片禁止砍伐的林区当护林员。鱼儿成堆，柴草免费。就在那个时候他造起了五面墙的房子，积攒了钱财，发了家，给主妇穿起了漂亮贵重的衣服。一句话：聪明人，当家人。

他举止稳健：从容不迫，说话不多。懂得卢布和说话的意义：既然花了、说了，就要有价值。对某些人他可以整个晚上不吭一声，可是对有的人却要教训教训：

“是啊，叶戈尔，你没有主宰生活，而是生活主宰了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仔细想想吧。”

叶戈尔恭恭敬敬地听着，叹着气：嗨，他日子过得太糟啦；嗨，太坏啦。家都快要垮了，自己抬不起头，还在邻里面前丢脸——这一切说得都对。费奥多尔·伊帕蒂奇说得全对。无论是在妻子面前，还是在好心人面前，他都感到无地自容。不行，要了结这种生活。要开始另外的生活：为这个新的生活，为未来光明、理智的生活，费奥多尔·伊帕蒂奇也许会为他斟上一杯，会发点善心吧？……

“对，只有主宰生活，才称得上是主人：老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得在理，费奥多尔·伊帕蒂奇。噢，真在理！”

“你会使斧头，我没有说的。但是，毫无意义。”

“可不就是嘛，就是这样。”

“叶戈尔，应当主宰自己。”

“应当，费奥多尔·伊帕蒂奇。噢，应当如此！……”

叶戈尔叹着气，感到很难过。主人也若有所思。叹息不止。那时大家都在叹气，不是同情，而是指摘。众目睽睽之下，叶戈尔的头垂得更低了，他感到惭愧。

可是，倘若仔细想想，其实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叶戈尔干活卖力，与世无争，从不为非作歹，结果却全错了。对此他并不争辩，只是很痛苦，狠狠地咒骂自己。

在老家的那个集体农庄，在原来住惯了的老窝里，他过得虽不算富裕，却受人尊敬，但是一下子离开了这个窝，飞出来了，就象是只蠢笨的小鸟儿，结果，落得一贫如洗，仿佛成了个既无子女，又无家产的穷光蛋。真是一时糊涂了。

在那暴风雪的、严寒的三月，岳母——哈里季娜和玛丽伊查的生母病故，正巧是在叶芙多基娅节那天死的。由于汽车陷进雪里，亲戚们都乘无座雪橇来送葬。玛丽伊查也来了，单身一人，当家的没有来。哭送了母亲，在教堂举行了葬礼，祈祷她安息，后事全部办理完毕。玛丽伊查的黑头巾换上了毛披肩，她突然说：

“你们这里还住着这种破烂房子，太落后了，太不文明了。”

“怎么回事？”叶戈尔不明白。

“完全没有现代化。我们家费奥多尔·伊帕蒂奇在建造一幢新房子，有五扇朝街的窗户。我们那里有电灯、百货商店，每天放电影。”

“每天放？都放新片子？”季娜惊奇不已。

“我们从来不看老片子，要看很新的。我们这幢……新式房子，日用工业品都是外国货。”

暗角里的几尊圣像严厉地看着他们。圣母已不笑容可掬，而是皱眉蹙额了。打老太婆一死，谁还会去管她呢？大家都朝前看，看这个什么……现代化。”

“对啦，费奥多尔·伊帕蒂奇在造一幢新房子，美得象一幅画儿。老房子就要空出来了，派什么用场呢？卖掉太可惜，总归是自己的老窝，我的沃瓦奇卡在那里的地板上爬过。费奥多尔·伊帕蒂奇吩咐把它送给你们。不过，你得先帮我们把新房子盖起来。叶戈尔，你的木匠活做得巧。”

一连两个月都在忙着干活。叶戈尔朝出暮归，斧子锄头不离手。可是北方的朝霞与晚霞呀，上帝把它们安排得距离如此遥远，而白昼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直到天黑以前，叶戈尔还不停地抡他的斧子和锄头。可是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还要来帮忙：

“叶戈鲁什卡，你看还有那个小角落，也鏊鏊吧。别偷懒，你干得好，别偷懒。虽然我是白给你的，但那是房子，不是狗窝。”

房子确实是给了。可是连虫也不蛀的东西都给搬走了，就连屋里的地板也拆掉了，还有水井上面的遮阳板。还辗平了地窖，把那里的圆木拖出去派别的用场。还要去拆那间简陋的小板棚。这时，哈里季娜忍无可忍了：

“你这条毒蛇，疯狂的吸血鬼！最恶毒的骗子！”

“嗨，小声点，小声点，哈里季娜。是自己人，吵什么呀？叶戈尔，你不会生气吧，我可是凭良心。”

“这……，那就这样吧，有什么办法呢。”

“得啦，也好，就算了吧，你们就用这个小板棚好了，我奉送了。”

他自个儿就这样走了，这个万事顺遂的男子汉，连身上穿的一件上衣都是波士顿呢的。

他们言归于好，经常串门。串门时叶戈尔总是怯生生的，听着主人讲话。

“叶戈尔，天下是靠男人支撑起来的，得要有男子气。”

“对，费奥多尔·伊帕蒂奇，说得对。”

“可是你身上有没有真的男子气？嗨，你说说，有没有？”

“这可怎么说……我的这个婆娘……”

“我指的不是那种事，不是指丢脸的事！呸！……”

大家都笑了，叶戈尔也和大家一起吃吃地笑：对笨蛋怎么能不嘲笑呢？但这不是嘲笑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嘲笑的是他，叶戈尔——亲爱的公民们，笑个够吧！让你们高兴个够吧！……

季娜也只好笑，她尽量朝贵客们，朝亲姐姐和费奥多尔·伊帕托维奇笑，特别要朝后者笑，因为他是当家人。

“对罗，要有人指导你，叶戈尔，要有人指导。没人指点，什么象样的事你也做不成。你连自己生活的意义也永远不会好好理解的。不懂生活，就不会生活。这话是不错

的，叶戈尔·波卢什金，老实忠厚的祸星，这话是不错……”

“可不是嘛，只能这样，有什么办法呢……”